

中國古代畫家和
他們的世界

煙霞丘壑

尚剛

— 著



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
www.hkopenpage.com

自
序

1996年夏，同窗畏友李慶西約我寫一本小書，專說中國古代的繪事和畫家，他還想出了一個很有意境的書名——《林泉丘壑》。1998年，小書由台北的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。2006年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朋友劉方認為這書還好，且大陸版權歸我，便在次年出了修訂版。十年過去，北大社相信此書價值仍存，於是，就有了這本《煙霞丘壑：中國古代畫家和他們的世界》。書名既然調整，內容就要變化，這次的工作主要是增加了一篇《元朝御容》，又調整了若干插圖。

慶西以及北大社的劉方、趙維的熱誠和信任讓我深深感激。我還要感謝高宗帥及周少華同學為此書插圖付出的辛勞。

受了父母的影響，我自幼喜愛中國繪畫史，傑作讓我癡迷，大師令我仰慕，渴望以之為業。大學時代，雖說讀的是中文，但為當上中國繪畫史的研究生，也做過不少準備。誰想報考時發現，嚮往的學校並不招生。無奈之中，轉而攻讀了中國工藝美術史，並且以之為業至今。

遭逢“文革”，上大學之前，我還沒有唸滿初中一年級，即令懵懵懂懂，仍被認作“知識青年”，派送北大荒的山河農場，艱苦勞作八年半。這使我幾乎沒有自然科學知識，對於製作工藝的物理分析、對於材質物料的化學表達，常有霧裡看花之感，因此，講授和研習古代工藝美術十分吃力。儘管我勉力堅守專業，但迷

茫困窘之時，也常有改行的衝動，自認中國繪畫史更適合我的積累、稟賦和志趣，畢竟它既見作品，又見人物，還疏遠理化。

時光荏苒，我行年六十有五了，精力雖在衰減，但專業內的工作卻不斷增加。我終於知道，轉攻畫史已經幻化，成了永遠的夢。因此，這本小書在我，也隱含着對幼時夢想、早歲努力、中年寫作的懷戀。同時，也希望此書的讀者都不像我，都能圓夢。

寫作《林泉丘壑》時，我的父親還健在。他是位博雅灑脫的老派學者，對中國的思想史、文學史、繪畫史，都有精深的造詣，卻幾乎述而不作。寫作之中，我凡有疑惑，總能隨時請益，那時，我深幸自己有後台、有靠山。修訂時，父親西行未久，我遷來陪伴母親。在侍奉她的最後六年中，我儘管極其辛勞，卻依然備感溫暖。單是我上班出門，她總在窗前含笑招手的情景，就令我感念永久。

我的母親是位油畫家，可惜，她的職業生涯主要是在繪製領袖肖像。與父親的才情四溢、風流儒雅、敢言敢當不同，母親老老實實、勤勤懇懇、安靜平和、純樸善良。作為畫家，她不算成功，作為母親，她卻近乎完美。我對探究畫史的夢想、對日後專業的堅守，固然直接受到父親的啟迪和教誨，但也愈益深切地感受到，母親的勉勵和扶持其實潛移默化，如影隨形。

《林泉丘壑》的修訂版曾被藉以紀念父親，我還要藉《煙霞

丘壑》紀念母親，感激她的養育，銘記她的撫愛。她棄我遠行已經四年。

尚 剛

2017 年 9 月 7 日

陸

閻立本及其父兄

0
4
1

柒

大小李和王摩詰

0
4
9

捌

畫聖吳道子

0
5
7

玖

蘭亭與蕭翼賺蘭亭

0
6
4

拾

徐黃體異

0
6
9

拾壹

韓熙載與其夜宴

0
7
6

拾貳

煙雨減沒，恕先在焉

0
8
3

貳拾

文人和文人畫

1
6
1

貳壹

浙派及院體

1
7
0

貳貳

從沈周到董其昌

1
7
9

貳叁

青藤白陽

1
9
2

貳肆

陳老蓮

2
0
2

貳伍

金枝玉葉老遺民

2
1
1

貳陸

金冬心和鄭板橋

2
2
2

目錄

自序

壹

解衣般礴

001

貳

虎頭三絕

006

叁

山山水水

017

肆

六法及品藻

025

伍

苦難呻吟和歡樂頌歌

033

拾叁

竹石風流

090

拾肆

白描無聲詩

100

拾伍

米氏雲山

109

拾陸

風流天子與宮廷畫院

119

拾柒

趙孟頫及其設譽

131

拾捌

元朝御容

142

拾玖

元四家

151



解衣般礴

壹

“解衣般礴”，就是脫去上衣，盤腿而坐。

《莊子·田子方》裡，描述了一位很狂放的畫家。宋元公召集畫師作畫，大家都來受命，人人行禮如儀，接受了國君的揖答，便恭恭謹謹地舔筆調色，承命揮毫。這一日，畫師到得很齊，連殿外也坐着許多。唯有一位畫師姍姍來遲，見國君本該誠惶誠恐、快步前趨，他卻悠然自若、步履舒緩。君臣禮畢，他看已經沒有自己的位置，就轉身回了住所。宋元公派人去打探，只見此人已經脫掉上衣，正光着膀子，盤腿而坐。宋元公聽說後，便道：“行，這可是位真畫家。”

這位“解衣般礴”的人物姓甚名誰？不知道。畫的是甚麼？也不知道。畫得怎麼樣？還是不知道。其實，也不必知道。《莊子》一書，“寓言十九”，虛構出種種生動的故事，為的只是闡發道家高深玄妙的義理。這個“解衣般礴”雖要證明的是“任自然”，但也深合藝術的原理。真正的畫家應能超然物我，良好的創作狀態就是真摯自由。中國的文論、畫論對此特別推重，而老、莊一脈



李白像



杜甫像

的道家對中國文藝觀念的影響又極其深遠。

但凡粗知畫史的人，對這位“解衣般礴”的“真畫家”就不會陌生。人們喜愛他真摯自由的創作狀態，更喜愛他狂放無拘的性格品性，哪怕對其姓氏名諱、繪畫題材、藝術造詣等無從知曉。狂放無拘絕非凡夫俗子所能具備，也距離尋常百姓的生活十分遙遠。正因為不具備、太遙遠，才感覺奇異；正因為奇異，才能充實人們的日常見聞，從而贏得更熱烈的愛。

這種熱愛甚至能夠主導公眾對文藝家及其作品的偏愛。李白和杜甫齊名，儘管杜甫更關懷民生的疾苦，儘管中唐以來的評論家在不斷開掘着杜詩的新意義，但大眾卻依然故我，更熱愛天賦奇才的李白，更推重如江似雲的李詩。原因雖有種種，但與風格氣象、吟詠內容等詩歌因素比較，李、杜人生經歷的不同顯然更



傳李白《草書上陽台帖》 縱 28.5 厘米、橫 38 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

加重要。雖然杜甫也“曠放不自檢”，但畢竟“奉儒守官”、困頓終生，他的經歷真實得近乎平淡。李白不同，他狂放豪邁，仗劍好俠，笑傲王侯，顯達過，又蹭蹬了，一生浪漫多彩。奇詩、奇人必有奇事。史書的記錄終歸有限，這不要緊，人們可以馳騁想像，填充生發。李白有過令皇帝調羹、力士脫靴的事跡，這還不夠奇異，於是，又演繹出楊貴妃伺候“謫仙人”的情節。李白“斗酒詩百篇”，但光作詩尚不足展示長才，於是，又增添了他用外國語“醉草嚇蠻書”的傳奇。既然杜甫死於飲酒吃肉，那李白就必須死得更灑脫，於是，李白傳說的大結局就驚世駭俗：酩酊之中，投水捉月。甚至傳為李白的書跡也汪洋恣肆，磊落不凡。



梁楷《李白行吟圖》 縱 81.1 厘米、
橫 30.5 厘米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

說來不免讓關懷現實的文藝家、理論家氣為之泄：大眾竟然全不在乎文學史家的深入剖析，也絕不顧忌評論家的諄諄教導，他們不會去窮究詩理，甚至不大關心詩歌為誰而作。因此，人們不知聽了多少真實、虛幻或者亦真亦幻的李白故事。而杜甫呢？其事跡僅見於載籍。李白傳說是由千百年來的無數百姓不斷生發演繹的，杜甫卻淒涼落寞。李、杜同是偉大詩人，儘管文學史家總在闡發着杜甫更加偉大的文學與歷史意義，但李、杜的民間“身後”差異巨大，這差異一定在於李白的人生更瑰奇，因此，才有人把他編排得比杜甫更狂放、更博學、更浪漫，公眾形象也因此更加高大，流暢天然的李詩也因此更令百姓讚美。不管文學史家怎麼說，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盡還復來”也比“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”響亮。其實，還不僅尋常百姓，文藝家也大抵如此。因

此，古今不知有多少表現李白的創作，戲劇已不必說，連繪畫也常常有之，甚至還有名家名作。

狂放、奇特的個性總能使文藝家取得僅憑造詣無法企及的聲譽，顯然，文藝家們也深諳此理，因此，狂、癲、絕成了藝術史上常見的現象。真狂、真癲、真絕當然十分可愛，可為邀名獵譽的表演卻一定做作，也很難成功。比如，清代的道釋畫家楊芝就是位失敗者。他喜作大畫，還說：“安得三十丈大壁，磨墨一缸，以田家除場大帚蘸之，乘快馬以掃數筆，庶幾手臂方舒，而心胸以暢也。”倘若真有人佈置妥帖，楊芝確實也乘上快馬，狂掃了數筆，但他舒暢與否，他人仍無從知曉。然而，那畫絕不美妙卻可以斷言。楊畫家的造詣肯定不高，證明有二：其一，雖有人說其作“愈大愈妙”，但今日難見，佳作必非如此；其二，清代去今不遠，文獻留存尚多，而我們卻找不到稍多的美譽。至於上引的楊芝高論，或屬大言欺人，或屬謬論誤己，二者必居其一。說大言欺人，是因它超出常情、常理太多；說謬論誤己，是因為在知名畫家裡，根本搜尋不到楊芝其人。

由此可知，百姓喜愛的文藝家雖然往往狂放，但前提是先得有真才華、有好作品，比如李白，沒有僅因瘋癲而名垂青史。再有，狂放一定要發乎天性、真率自然。矯情、造作終歸不靈，如楊芝的落寞還只是正常的遭際，若裝瘋賣傻、倚瘋撒邪大發勁兒了，在今日，離警局或者精神病院也就近了。

虎頭三絕

貳

顧愷之（約公元 345 ～ 406 年）是東晉時代的大畫家，此前還沒有哪位畫家比他聲名更高。愷之字長康，小字虎頭，晉陵無錫（今江蘇無錫）人。雖出身於江南的高門士族，但長年充任權臣幕僚，於軍政大事並無作為。好在，他沉醉於文藝，工詩賦，擅書畫，為人處世又很怪異，因此，在中國文化史中聲名赫赫。時人對他的評價是“三絕”，即“才絕、畫絕、癡絕”。

“才絕”指的是顧愷之穎異博學，擅長文辭。他的文學作品或“縟藻霞煥”，或“文雖不多”而“氣調警拔”。這樣的評語固然很好，但僅從其作雖有留存，卻不被千古傳誦看，也未見得絕佳。兼以詩、賦、贊、序之美不必援筆立成，可以“窮而後工”。因此，只靠詩文，說顧愷之“才絕”，尚嫌牽強。他的才能逸氣突出地表現在即時應答的言辭中。

青年顧愷之曾得到桓溫的識拔，桓溫死後，他去謁墓，十分悲慟。有人請他形容自己的哭相，他便說：“聲如震雷破山，淚如傾河注海。”這比喻自然極其誇張，但又十分妥帖。一日，顧愷

之從會稽（今浙江紹興）回來，有人問他當地的山川形勝，他就說：“千岩競秀，萬壑爭流，草木蒙籠其上，若雲興霞蔚。”隨口應對，能優美如詩，回味綿長，真是才思敏捷。甘蔗愈近根則愈甜，顧愷之的吃法與眾不同，他是從梢吃起，逐漸向下，有人感到奇怪，他的解說是“漸入佳境”。這四個字，至今仍是常見的成語。僅只言辭一項，顧愷之的“才絕”也當之無愧。

古人還記述過他的“癡絕”，但是，其癡卻件件事出有因。謝瞻陪顧愷之在月下吟詠，顧吟詠陶然，自認可接美前賢。那邊，謝便不住讚歎；這邊，顧以為知音難遇，就愈發抖擻精神，妙語連珠。可謝早已打熬不住，便令捶腳的僕役代他讚歎，自己則去睡大覺了。顧卻渾然不覺，伴着那邊不住的讚歎，詩興幾乎發了通宵。這事固然有些“癡”，但無論如何也包含着創作專注忘我的成分。一部文藝史，類似的例子實在很多；生活中，普通人也會有聚精會神、忘情忘我的經歷。倘若事事縈繞於懷，恐怕甚麼也做不好，更何況風流自賞的顧愷之彼夜已經進入“狀態”。

顧愷之晚年依附桓玄。史載，桓給了顧一片柳葉，騙他：“用柳葉遮住眼睛，別人就看不見你。”顧很高興，立即用柳葉遮住眼睛，桓便當面褪褲解手。於是，顧作如獲至寶狀，相信了那柳葉的神通。桓玄酷好法書名畫，顧把一箱心愛之作封好後，寄放在桓處。桓竊走畫作，封閉如舊，再將箱子還給顧，謊稱從未開啟。顧見封條依然而畫作全失，卻毫不驚詫，只說：“妙畫通靈，變化而去，如人之登仙矣。”乍看，這兩件事實在夠呆夠傻，可一旦了解桓玄其人，又該歎服顧愷之大智若愚，聰明絕頂。

桓玄是桓溫的兒子，也是個雄豪自負、氣焰滔天的厲害角色，有過割據稱霸的歷史，後來又專擅朝政，甚至逼迫皇帝退位，

自己取而代之。此人極其貪鄙，想把天下法書名畫、佳園良宅悉數蒐羅歸己，若憑權勢難以豪奪，便以賭博巧取。顧愷之寄其矮檐下，怎敢不低頭，倘若揭穿把戲、戳漏騙局，皮肉之苦、牢獄之災已然難免，杖殺斬首也有可能。與其傷身罹禍，倒不如作天真通脫狀，諧謔一番。因此，顧愷之的“癡絕”也往往是處世自保的良策，甚至包含着戲弄權豪勢要的成分。他的“癡”多是裝呆賣傻，體現的是過人的聰明智慧。桓溫享“見賞通人”之譽，他看青年顧愷之是“體內癡點參半，合而論之，正得乎耳”。這比認定一個“癡”，可要高明許多了。

在中國繪畫史上，顧愷之夙享盛名是有典型意義的。他“才絕”，具有過人的文學修養，而中國畫最重風神氣韻，少了深厚的文學修養，絕畫不出風神氣韻。因此，中國的繪畫大師常常也兼有文豪的身份。顧愷之還有“癡絕”，他的奇行異事既提高了他在當時的聲譽，也擴大了他在畫史上的知名度。

儘管文學成就卓著，但令顧愷之名垂青史的還是其美術活動。除去稍後就說的創作之外，在中國畫論的發展中，他還是早期的代表人物。保留至今的不僅有精妙的語錄，還有如《魏晉勝流畫贊》《論畫》《畫雲台山記》這樣完整或較完整的篇章。顧愷之的繪畫思想包括修養、體驗、技法、構圖、神韻、氣象等許多方面，“精深洪遠，無大不包，無微不至”。

他注重環境與人物的關係，能以景物烘托渲染主人公的性情。如謝鯤仰慕竹林七賢，也放浪形骸、鍾情山林，顧愷之就把他畫在岩壑之中。顧愷之首倡“以形寫神”，創作也不拘形似。裴楷“風神高邁，容儀俊爽”，顧愷之就在他臉上加畫了三根毛，解釋說：“裴楷才智超群，識大體，善知人，這正是其識鑒的象徵。”